

路途中的温暖

仇媛媛

这是千年前李白的一次投宿。他是停不住的风，漫游是他生命的冲动。夜晚，这个飞扬的生命，也要找一个枝头停憩，他夜宿山顶，夜宿馆舍，更多时候是就便借宿在一户陌生的人家。

没有异样眼光的打量，没有戒备之心的提防，他被人家像自家人一样，不，应该说像对客人一样，招呼进屋。人家并不知道这进屋的他是个大诗人。

他这次借宿在五松山下，一位姓苟的老妈妈家。

乡下的夜是寂寥的，秋天的夜又是忙碌的。白天收割，夜晚舂粮，官家的粮仓正催收得紧呢。夜深了，邻家舂米的声音伴着叹息透过篱笆，李白听到的不是秋收的喜悦。

苟妈妈端来了一碗“雕胡饭”，这是用菰米做的饭，饭是莹白的，盛在白色的盘子里，像一盘月光。这是苟妈妈能端出的最好的饭了，她跪下身子递给席地而坐的李白。

这个常常“一醉累月轻王侯”的李白，此刻竟觉得受之有愧，他连连称谢，不忍享用苟妈妈这一盘来之不易的美餐。这一晚，李白感受到了那纯朴之心的温暖，也尝到了山家百姓的辛苦。相衬之下，这份温暖越发感人。

如果说李白这次夜宿，心情有几分沉重，那么晚唐诗僧贯休的这次山家之宿，洋溢的是纯粹的惬意与感动。

那山家的池塘，蒲草森森，微风吹过，送来阵阵清香；一对对鸳鸯，悠悠自在，像家禽一样一点也不怕人。他被这烟火味很浓的自然情景吸引了。

吸引他的还有这里的人们。蚕娘在村前的溪水中漂洗着白花花的蚕茧，牧童吹着笛子，一时兴起，和衣跳到溪水中玩耍，热情的山翁留他在此再住几日，山翁笑着用手指着西坡说：瓜豆已经熟了。

这样的山家留宿，温暖四溢，让人除了感动，还是感动。人们没有因为他是僧人而感到拘束，他也没有因眼前的烂漫生活而感觉隔膜。不同的人生，共同融入到了美好的人情之中。

唐代最经典的投宿，当数刘长卿的“风雪宿芙蓉山主人”，有诗为证：

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

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

相比之下，这倒更像僧人的诗，空灵肃远，略去了嘘寒问暖，而刘长卿不是僧人。

诗里没有写他跟主人的对话，没写主人家的酒食款待，那简陋的屋舍，不一定能抵御凛冽的寒风，但在这样的风雪之夜，却让人感觉到有融融的暖意。

当辛苦赶路的诗人在暮色寒风中，瞥见这茅草屋时，即便第一印象这屋是那么贫寒，他已感觉到了暖意，因为这是人家。他在柴门前吆唤时，答应他的不一定是屋的主人，因为主人风雪夜才归来。家人无需请示，也无需多问，就把他让到了屋里。这种无需多言，无需客套的迎进，是来自根子里的纯朴。

刘长卿的简约里，剪掉的是投宿中的细节，剪不掉的是那份朴素的温暖。

在陌生人家借宿，这早已成了故事，定格在了诗文小说里，虽然隔着厚厚的岁月，但一打开，那份暖意仍扑面而来。

这是需要怎样的淳朴才可发生的故事啊。投宿者没有会不会遭到拒绝的疑虑。漫漫旅途中，只要见到人家，就见到了踏实。王维游终南山，被眼前变幻的山景吸引，于是想留宿山中，明日再游，当他隔着溪水看到樵夫的身影时，他的心中便放进了踏实。

通常借宿的人家也不会将人拒之门外，而是客气地迎进家中，不因贫穷而拒宿，不因生人而怠慢，尽其所能地为客人安排食宿。这份古道热肠，温暖着中国大地几千年，这股温热的地脉，代代传递，熏养成淳朴厚重的民风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投宿已经从现代人的生活中被删除了。旅人住店，这才自然，拒绝陌生人进屋，这是常理。我并非呼吁投宿之风回转，毕竟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乡村也有了旅店，行人住店方便，自然就不想去叨扰人家，大家各得其便，这岂不好？

但一种生活情景的消失，总叫人怀念，何况消失的是一种温暖，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。或许我不该用“陌生人”这种不合前人感觉的称谓，相见时招呼一打，哪还有陌生？他们的心是敞开的，只有把心关起来，才有陌生。

已经没有人因投宿去敲人家的门了，如果有人敲门，那嘘寒的热肠，还依然在吗？



山河安澜
储青摄

种瓜记

芮筱妮

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微雨从东来，好风与之俱。

初夏的风真是好风，温柔的时候知情识趣，狂野的时候也让人猝不及防，一阵风过，厨房窗口的那个小瓜真掉了。不知道是被我看掉的，还是风看她太可爱，带走了她？孽生的小藤蔓越长越多，为了“园中蔬”变成我的“锅中肴”，必须剪掉这些横生的枝节保证营养的集中。果然，多余的藤蔓清除了，果实坐得住了，越来越欢实，几天就能下锅啦。

清明前，我学着婆婆的样子栽了十棵辣椒，五棵西红柿和五棵茄子，地边栽了一行葱。婆婆留下一升南瓜子，我们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发霉了。地头靠近栏杆的位置还有一点空余，于是掏了个坑，把发霉的南瓜子全丢了进去。

疫情肆虐，蔓延，令人恐慌的消息在春天里传播，地球按下了暂停键。但依然阻挡不了春风的浩荡春雨的缠绵，植物们出土，发芽，抽穗，开花，结果。它们的心思单纯专一，朴素本分，沐风吸露，向阳生长。南瓜子们先后发了芽，两片嫩绿的小芽顶着瓜子壳颤颤巍巍从地底下钻出来，柔弱娇美，亭亭玉立的样子惹人怜爱，哪一棵都舍不得拔，但是空间有限，最后还是狠下心留下看起来最茁壮的一株，余下的都拔了又埋进地下沤肥。

佛音的梵唱漂白了楼顶的月光，最浓的春色翻过山梁重返人间。阳台上的花草草们在沉默中思念，唱和，拔节生长。而婆婆已端坐在青花瓷罐里，开始了另一场修行。

阳台上小小的菜地里，白色的辣椒花典雅清丽，风一吹，从狭长浓绿的叶子里露出小脸巴巴地看着你；风再吹，又闪进叶子里了。西红柿虽然只有五棵，但是它占据了一大半的地盘，长得枝繁叶茂的，青绿色的果实缀满枝头，把几棵茄子挤到一边阳光稀疏的地段，总只见开花不见茄子菰。

南瓜的地理位置好，靠近栏杆，地下埋了腐熟的羊粪。通风，光照时间长，营养又充足。很快南瓜叶子有蒲扇大了，雄花开了十来朵，雌花比较隐蔽，藏着叶子下，圆鼓鼓的粉绿粉绿的小小的瓜顶上一朵黄色的蓓蕾，花瓣尚

未张开。南瓜藤蔓长得快，好像一会儿不见就长了一截，触须在空气中茫然地伸着，够不着墙也够不着架子，好像一个瞎子四处摸索张望，看着可怜又可笑。来了一阵风，吹得弯了下腰，碰到了一棵辣椒禾子，赶紧抓住不放，缠绕几圈，拧紧螺丝，拽得辣椒歪头耷颈，不堪重负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搭个架子，把南瓜藤引向光明大道。

两根长竹竿一头插进地里，一头搭上栏杆，绳子一绑，固定好了，现成的瓜架子。小心翼翼把南瓜藤牵到竹竿上，拿绳松松地绕一圈，系住。瓜蔓儿兵分两路，一路沿着竹竿攀上栏杆慢慢走，走着走着，遇上一串在栏杆上玩耍的牵牛花叶，拉拉手，尝尝对方收集的甘露，不做停留，继续赶路，绕栏杆转圈玩。另一路向前，顺着墙沿下楼，路过厨房窗口，探头探脑看看今天中午吃些什么好菜。厨房西晒，夏天烧饭最是煎熬，热得无处可逃，这下好了，一边切菜一边望望南瓜蔓，蔓上吊了一个圆圆的翠绿的小小的瓜，顶上的花快萎了，耷拉着，可怜的憋屈的，弃儿一般；一根藤上孽生出几根小的藤，小藤上的触须摇摇晃晃总想抓住玻璃，哪想玻璃太光滑，怎么也抓不牢，只好张皇地不知所措地呆呆地望着屋里的人，看着她那呆萌的样子，暑热不觉中减了大半。跟同事分享种瓜的乐趣，同事说，瓜要等她偷偷长，不能天天看，看得她害羞了，就不长了，自己就掉了。

一株瓜果的藤蔓，或垂首或仰望星空，方领悟自然的真意：关于取与舍，关于节制与平衡，我们并不比一株植物懂得更多。万物之间，各自成章，又神秘相连。瓜果蔬菜朴素纯净的内心，是我们这些躁动不安分的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。

“万物是神秘的，并且是无法考察的。”无论人多么好奇，自然有它的不可知性，不让人知道的自然懂得缄默。无论人赞美还是轻视，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自然按自己的规律生息，该生长就生长，该离开就离开，它们从生到死也没听过人间的评语，任何评语，也丝毫不会动摇自然界自身的生命轨迹。

活得心无旁骛，活得遗世独立，就是这样吧。